

“奥陶纪”一词译名考

王光旭^{1,2)}

1)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08;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049

统一的地质年代译名对于学术发展起促进作用。目前所使用的各纪的译名(包括“奥陶纪”)已经被大家普遍接受和使用,但各个纪译名的由来则少有人关心和深究。对于“奥陶纪”一词的译法,有的认为和其他大多数的纪的译名一样,由日本音译而来(如维基百科中奥陶纪词条);有的认为是中国学者翁文灏在1911年所译,如安生健在1998年所著的《地质时代名称彻底追及事典》一书中便持这样的观点,但未给出明确的出处。

也许是由于上述原因,鲜有学术文章提及“奥陶纪”的译名出处问题,而当前流行的教科书(如夏树芳,1991;张守信,2006)、地质词典(地质矿产部地质词典办公室,1979;地质部地质词典办公室,2005)更是在介绍奥陶纪的时候也没有提及。

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澄清。

1 日本学者未译出“奥陶纪”一词

Ordovician 一词是由学者 Lapworth(1879)为解决半个世纪之久的寒武系(Cambrian)与志留系(Silurian)之争而提出的,它大致代表着寒武系与志留系之间的重叠部分,取名于当地的一个部落名字 Ordovices。然而 Ordovician 直到1960年的第21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才得到正式认可。

我国翻译地质时代译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的1854年,早于日本近30年(土井正民,1990)。在这段时间内,目前所知的较为重要的两部著作涉及到了地质时代的翻译。第一部著作是慕维廉于1854年编纂的《地理全志》,由他创办的墨海书馆出版(邹振环,2000),关于地质时代的译名出现在该书下篇十卷地质论中。另一部著作作为1871年出版的由美国马高温(D. J. Macgowan)口译、华蘅芳笔述的译著《地学浅释》(王仰之,1980),该书译自雷侠尔(即现称的莱伊尔)的《Elements of Geology》一书。很显然,由于 Ordovician 在1879年才被定义,这两部著作中自然也就没有相对应的译名。

晚清的汉译地质学著作也深刻影响了日本。直到明治(1868年始)初年,很多日本地质学著作(如日本吉井亨所著的《矿业概论》)中的地质时代的译名还基本上采用了《地学浅释》中的译名(土井正民,1990)。翁文灏晚年手稿(翁文灏,2001)认为晚清的地质学译著者们的“工夫只是翻书,没有专业,所以尽管翻译时煞费苦功,但并没有给汉文名词打定根基”。十九世纪80年代,日本地质学奠基人小藤次郎及横山次郎等开始更改地质时代译名,并始终一贯地被后

来的地质学者继承,包括几乎所有的纪的名字,如寒武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第三纪、第四纪(翁文灏,1923;土井正民,1990)。但可能受明治之前外国人主导的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的影响(注,这个时期 Ordovician 还未建立),日本后来长期坚持传统的广义的志留系的划分,故而并未给 Ordovician 译名。

在甲午海战后的清末,我国的地质事业仍未开展,地质学知识的普及主要依靠译著。这个时期的地质学译著已经转向,开始以日文的矿物学教材或普及性著作作为译本,且主要集中在清末教育改革的1902-1903年和1906-1907年两个时段(艾时素,1998)。因日本未用 Ordovician,我国的译著中自然也少有 Ordovician 译名出现。这个现象也反映在索子(即鲁迅)(1903)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一文中。然而,仅有极少数译自欧美学者著作的地质学教科书译出了 Ordovician,如美国女传教士麦美德(S. L. Miner)编写的中文教科书《地质学》。该书的取材综合了一些欧美学者的教科书及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的 Ordovician 被译作“阿德维先”(夏湘蓉,1991)。

2 “奥陶纪”一词的翻译

我国是有翻译出 Ordovician 的可能性的。在晚清,我国的地质调查都是由外国人开展的,主要包括庞培勒(Pumpelly)在1862-1865年间、李希霍芬(Richthofen)在1868-1872年间及威理士(Willis)和布莱克韦尔德(Blackwelder)在1903-1904年间所做的地质调查。其中威理士和布莱克韦尔德的地质调查在 Ordovician 建立之后,而且他们在调查中承认并使用了 Ordovician (Willis *et al.*, 1907)。他们所做的基础性工作,经常为我国后来的地质学者所参考,因此我国学者接受并翻译 Ordovician 也就不足为奇。

“奥陶纪”确由我国学者翻译。如,翁文灏(1923)指出,“奥陶为中日旧译所未备,别创新名,初非得已”;又如,翁文灏(1935)在《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一文中写到,“日本名词为中国所无者,中国自应通用,中国各名词为日本所未有者,日本亦必接受,所以中国用日文之寒武,日本亦比用华文之奥陶,谊尚往来最为实用”;另李学通所整理的翁文灏晚年手稿(翁文灏,2001)中指出,“日本已把 Cambrian 译为寒武纪,但 Ordovician 日本还没有汉文译文,我们译作奥陶纪,盼望日本也同为使用。”但“奥陶纪”究竟最初出现在什么时候、出处在哪儿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该译名由翁文灏在

1911年(未给出出处)所译。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翁文灏于1909年进入比利时鲁汶大学(Universite de Louvain)深造,1911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比利时火成岩,于1913年初自欧洲回国(李学通,2005)。1911年的时候,翁文灏还在比利时,研究方向与中国地质不相干,没有翻译Ordovician的必要;且他的第一篇文章是1913年的博士毕业论文,在这之前未见有文章发表(李学通,2005)。另外一个证据是,翁文灏(1923)曾总结道,“今日吾国地质学出版品,有适从日译,仅于未有之日译之名词,另立新名者,如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各种地质专报即从此例”,此处所指的另立新名者便是指“奥陶纪”,由此可见,“奥陶纪”的译名并非出自他自己在更早时候的翻译了,而是“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各种地质专报”。

其实,地质研究所(1913-1916)创办三年以来,几位地质学奠基人很用心地带学生进行野外工作,培养地质人才,并没有专门的发表学术论文的途径,相近的期刊仅有张相文于1910年创办的侧重于地理学的《地学杂志》及1915年任鸿隽等创办的科普杂志《科学》。经查证在《科学》和《地学杂志》的1916年前的期刊中未见有“奥陶纪”一词出现。我国最早的专门的地质刊物应该是1916年10月刊行的由章鸿钊和翁文灏(1916)编写的《地质研究所师修业纪》,此书主要内容是地质研究所师生三年来的野外考察结果,由京华印书局发行。章鸿钊(1987)在《六六自述》记述:“复借翁君文灏就三年中师生在外考查地质之所得,综合审定,编为《地质研究所师修业纪》一册,共分章述之。此虽为初步之观察,而中国之有地质专刊,实以此为权舆焉。”

同时,该书也是“奥陶纪”译名最早的正式出处(章鸿钊,翁文灏,1916)。翁文灏(1935)在追忆丁文江一文中提到:“民国五年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在那时候我们很用力讨论专门名词的用法”。翁文灏(2001)回忆说,“所以就原则上讲,使用日译汉名,是我国合理的举动。但就事实上讲,我国自仍有补充的需要。……地质研究所结束时,印行了一本地质研究所师修业纪,由章鸿钊和我两人主稿。这是我国最早的地质刊物,所用名词,就是用上述原则来写的。”

由此可见,该译名应该是在1913-1916年间由地质研究所师生译出,但具体是某一个人还是几个人讨论的结果无从考证。而正式发表则是在1916年的《地质研究所师修业纪》。遗憾的是,该书并未阐明“奥陶”二字的由来。

3 “奥陶纪”的统一与广泛使用

之后地质调查所于1919年创刊的《地质汇报》及1920年创刊的《地质专报》甲种都可以见到“奥陶纪”等译名的统一使用,如《地质汇报》第一号第二篇(翁文灏,曹树声,1919)及《地质专报》甲种第一号第一篇(叶良辅,1920)。李四光(1923)所写的《中国地势变迁小史》虽创名“葭蓬纪”来替代“石炭纪”,但“奥陶纪”仍沿用。遂翁文灏(1923)提出了地质名词使用的“从先”与“从众”两个原则,为李仲揆(即李四光)(1924)所认可。

董常(1923)编纂的《矿物岩石及地质名词》的出版,促进了地质学名词(包括“奥陶纪”)的统一使用,翁文灏

(1935)曾说,“(丁文江)到后来更嘱董常君编成中英对照矿物岩石地质名词辑要,所以中国地质机构虽有好几个,但许多出版物所用的名词大致是统一的”。这些地质年代译名之所以能够很好地得到统一应用还有一个原因,应该是后来的地质院校(如北京大学地质系)、地质机构(如李四光创建的地质研究所)都与地质研究所的师生有莫大渊源,这也为地质术语的规范与统一起到一定作用。自此,“奥陶纪”一词得到广大地质工作者,包括日本学者(如小林贞一,1929;山成不二磨,1925),的广泛使用。

致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詹仁斌研究员审阅初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北京大学刘建波教授和孙永超硕士分别在日文翻译和资料收集方面给予帮助。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参 考 文 献 / References

- 艾时素. 1998. 清代出版的地质学译著及特点. 中国科技史料, 19(1): 11~25.
- 地质部地质词典办公室. 2005. 地质大辞典, (三) 古生物地史分册.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405.
- 地质矿产部地质词典办公室. 1979. 地质辞典, (三) 古生物地史分册.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405.
- 董常. 1923. 矿物岩石及地质名词. 北京: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 1~66.
- 李四光. 1923. 中国地势变迁小史.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41.
- 李学通. 2005. 翁文灏年谱.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430.
- 李仲揆. 1924. 几个普通地层学名词之商榷. 科学, 9(3): 326~332.
- 索子. 1903. 中国地质略论. 浙江潮, 8, 59~76.
- 土井正民. 1990. 日本近代地学思想史.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160.
- 王仰之. 1980. 关于《地学浅释》和《金石识别》两书介绍中所存在的几个问题. 地质论评, 26(6): 251~252.
- 翁文灏, 曹树声. 1919. 绥远地质矿产报告. 地质汇报, 1, 15~35.
- 翁文灏. 1923. 地质时代译名考. 科学, 8(9): 903~909.
- 翁文灏. 1935. 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 独立评论, 188: 15~19.
- 翁文灏. 2001. 回忆一些我国地质工作初期情况. 中国科技史料, 22(3): 197~201.
- 夏树芳. 1991. 历史地质学.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472.
- 夏湘蓉. 1991. 麦美德及其所著中文本地质学. 中国地质, 4, 33.
- 叶良辅. 1920. 西山地质志. 地质专报甲种, 1, 1~92.
- 章鸿钊, 翁文灏. 1916. 地质研究所师修业纪. 北京: 京华印书局, 1~72.
- 章鸿钊. 1987. 六六自述. 武汉: 武汉地质学院出版社, 1~85.
- 张守信. 2006. 理论地层学与应用地层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340.
- 邹振环. 2000. 慕维廉与中文版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地理全志.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3(3): 51~59.
- 山成不二磨. 1925. 珊瑚より見たる亞細亞の古生層. 地質學雜誌, 32(382): 263~287.
- 小林贞一. 1929. 南滿北鮮に發達する奥陶紀層に就いて(其一). 地質學雜誌, 36(435): 520~535.
- Lapworth C. 1879. On the tripartite classification of the lower paleozoic rocks. Geol. Mag., 6: 1~15.
- Willis B, Blackwelder E, Sargent R H. 1907. Research in China (Vol. 1, Part 1): Descriptive geology. Washington: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353.